

新鲜猫屎

徐德亮·著



华文出版社

新鲜猫屎

徐德亮·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鲜猫屎 / 徐德亮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75-3038-4

I. ①新… II. ①徐…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7614 号

书 名: 新鲜猫屎

标准书号: 978-7-5075-3038-4

作 者: 徐德亮

责任编辑: 宋军占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880mm × 1230mm 1/32 开本 9.125 印张 130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新鲜猫屎》段子集锦

◎ 有一家报纸约我写专栏，我说：“不写相声行吗？”他们说：“最好写相声相关的，要不您想写什么？”我说：“读史心得或者读诗笔记什么的？”他们说：“那咱们以后再合作吧。”

我就立刻很不爽，真拿我当说相声的了！

◎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一直以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为很了不得的优点。大一上半学期，第一次大着胆子约女孩吃饭，很“抖机灵”地问人家：“你对抽烟怎么看呀？”在我心里，女孩子应该是很讨厌抽烟的，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展示我不抽烟这个优点。没想到人家说：“不反对。不过我很瞧不起为了多活两年而不敢抽烟的人。”

◎ 曾经有一个网友在 QQ 上跟我说：“我轻轻踩住你身后青春的尾巴。”我说：“你才有尾巴。”他说：“不，我说的不是你的尾巴，我说的是阳光洒在花园中那种绝望的浪漫。”我说：“你再不好好说话我抽你。”

◎ 压力大时，自己给自己减减压；觉得自己没上进心的时候，再给自己加点儿责任。多丰富丰富自己的生活，随时随地给自己找点儿乐子，就得了。天天想着要当王羲之、拿破仑、比尔·盖茨，有可能把自己逼疯了；天天怕没钱还房贷，怕猪肉涨价，怕失业，怕没上保险看不起病，则一定会把自己逼疯了。

◎ 我们的目的是快乐的，但是我们达到快乐的途径往往是不快乐的。

◎ 帮人写一篇吹捧自己的东西，居然想不出什么词来，词语实在是太……

说到这里我想了半天，还是死党替我说了出来：贫瘠。

对对，贫瘠。我哭啊，从他的眼神里我分明看到了揶揄。

我接着说：这样的话，这个语言就显得非常……

说到这里，我无奈地又想了半天，还是死党替我说了出来：苍白。

对对，苍白。我又哭，说道：唉，昨天写东西的时候，写出来个“解构”还高兴了半天，当年可是最讨厌这样的词了，结构啊解构啊，本体啊无意识啊，太俗！可是现在，唉，世事无常，人生难料啊……

◎ 现在所有的录像都有人带掌声，现场的观众不能专心的听相声，得盯着鼓掌，这样的话怎么可乐呢？观众会有逆反心理，说的不可乐为什么鼓掌。其实相声演员未必喜欢你瞎鼓掌……

◎ 有一次我跟著名的曲艺杂家，六十多岁的崔琦先生聊天时，崔先生说道：“……我跟他们（那些说相声的）可不一样。”我马上问：“汤姆怎么了？”概因北京话中的“他们”极像英文中的“汤姆。”崔先生马上回应：“我还约翰呢。”

◎ 曾经有一个相声老艺人与人口角，被人指着鼻子骂道：“我 X

你妈!”明显,对方已经到了气头儿上,只要是他一还言,必要挨打,可是话挤对到那儿,不还言又实在说不过去。只见这个相声老艺人耸耸肩,不屑地扔下一句:“谁出来演出还带着妈呀?”挤出人群扬长而去。

◎ 多年以前一个晚上,陪前女友在大学操场跑步。我足足跑了三大圈,才停下,自夸道:“我一下跑 1200 米,这就叫自制力。”前女友慢条斯理地说:“你跑的时候不错眼珠地盯着前边美女的腰,是忘了累。”

◎ 在跑步机上,我往往一跑就是 40 分钟,速度还不慢,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就背贯口。一边跑,嘴里一边念叨“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吓得旁边跑步的美女偷偷叫来健身教练。

◎ 有一回,我收拾一切装备:泳帽、泳镜、鼻夹、耳塞、毛巾、肥皂、洗发水、沐浴露、搓澡巾、拖鞋……去到游泳馆。脱干净之后,忽然发现,什么都带了,就是没带泳裤。旁边的服务生笑着说:“您这明摆着就是洗澡来了。”

◎ 大四那年夏天,我们每晚熄灯之后,必翻出小南门去吃羊肉串儿。当时还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五经四书倒背如流,看着我们一个个猴一样的爬上爬下,轻蔑得不得了,挤出一句:“好歹也是读过《孟子》的人。”然后背负双手,自己去绕南门。等他走到时,我们早已经吃完等他结账了。自那之后,他必和我们一起翻小南门,再有人以“孟子”笑他,他必曰:“孙子!”

◎ 我：快说，小猫现在在哪？

树上的猫：一个纸箱子里。

我：废话！地点？

树上的猫：办公室。

我：你他妈要急死我啊，我要去接它们，跟司机说你的办公室，人家知道在哪吗？

◎ 有一天我偶尔回家蹭饭，我那可亲可敬的老娘亲把我拉到一边，十分正式地说：“告诉你，现在中山公园啊，玉渊潭啊什么的，一到周末，全是当父母的给儿女找对象的。昨天我也去看了看，人家都要求一米七五以上，有房，有车，有钱。”然后用一种尽量平和的语气对我说：“我仔细想了想，你就是困难户。”

◎ 单身的好处，可以察看死党的忠诚度。甭管几点，打一个电话就来的，忠诚度绝对百分之百。不过也可能有些副作用。有一次我半夜三点给人打电话，那哥们二话没说打个黑车就来了，进屋二话没说就暴打我一顿，之后二话没说打着哈欠就走了。

◎ 那个二百多斤的肉山问我：“那你干吗还劝我找对象？”我崩溃了，这个没有慧根的人！我把他连打带骂踢出了家门。摔上门，确认他听不见了之后，我悲壮地喊：“靠，要是找得着，我不找才怪！”

◎ 我知道我的另一帮单身朋友的菜谱更好玩：一堆人聚会自己做饭，一个哥们儿拿香油炒鸡蛋，另一个哥们儿提议包饺子，菜、

肉全买来了，发现没人会活面——那哥们儿说他只会煮不会包。好不容易有一姐们儿会包，还出主意说包个糖饺子，看看谁运气好能吃到。人家是往那一个饺子的馅里加点糖，她给直接包了一个大糖馅，那能不破吗？那一锅甜饺子，吃的兄弟们这叫一个醋心啊……

◎ 有一段网上广为流传的话说道：作业为什么要交？交了不一定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会了又不一定会考，考了又不一定会过，过了又不一定能毕业，毕业又不一定会找得到工作，找得到工作又不一定保得住工作，保得住工作又不一定能找得到老婆，找得到老婆又不一定会生孩子，生了孩子又不一定会是自己的，是自己的又不一定会养得活，养得活又不一定会长得大，长得大又不一定会孝顺，会孝顺又不一定会用功念书，会用功念书又不一定会考得上，考得上又不一定会交作业……所以啊，干吗要交作业？

◎ 在外企上班，常常收到英文邮件，发现英文只有一种好处，就是简单。比如我的经理向总经理发信，要求带自己的助手一起去外地开会，总经理回了三个字：OK.But train.把经理气得吐血，结果自己掏钱给助手买了飞机票。如果用中文，就要多费上一些字儿，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 有一个兄弟在一家外企上班，忽然有一天跟我说：“我们公司要推广平面沟通无压力的企业文化了，现在，我们对甬管多大的领导，甬管中国人外国人，都要直呼其名。对外国人倒好说，因

为本来他们的风俗就是直呼其名，Jack、Judy、Michael、James，怎么叫都行。对中国人就难了，张经理、李工、王总、黄处，对他们都要直呼其名，难点儿，可又是必需的。”

那个兄弟说：“我们全叫不出口。结果头儿就要求我们早晨一块站在门口，进来一个人大家就一起直呼其名。结果第一个进来的是总裁，我们头儿当时脸儿都绿了。”

◎ 称“字”也是有规矩的，你对长辈和上级不能称字，上级和长辈也不能称你的字。因为称字就代表尊称，称徐子光就如同称徐作家、徐艺术家一样。要是俺老爹给俺写封信说：“徐作家，回家来看看吧。”估计那是已经快发飙了。同样，我要是给他回一封信，落款是“徐作家”，那离挨打屁股也不远了。

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儒家的，刚刚出了一本解读《论语》的书，我们可称莫逆，但是我们之间的谈话依然很有分寸。

——子光，我对《孟子》有了新的领悟，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聊一聊？

——好啊，猪，哪吃？

◎ 我觉得我的减肥之所以有效果，跟我的自律能力强有关。虽然我平时是个懒散的人，但关键时刻定力极强。说不吃饭就不吃饭，虽然最后饿到看谁都像包子。某才女帮我冲枸杞喝时，我居然跟她说：“多放点”。她没明白，还问我：“多放几个？”我说：“放半斤吧。”

PREFACE 自序

我是干什么的

在一篇文章里，我写道：“我也许就是一个艺人吧，在无边的夜里，在纷飞的雪里，讨生活。”我承认，这种说法过于浪漫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的价值；但是，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我自己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在骨子里，我具有艺人气质。

有一家报纸约我写专栏，我说：“不写相声行吗？”他们说：“最好写相声相关的，要不您想写什么？”我说：“读史心得或者读诗笔记什么的？”他们说：“那咱们以后再合作吧。”

我就立刻很不爽，真拿我当说相声的了！

偶尔，我会小迷惑一下，我到底算干吗的？

我现在对自己的描述是：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耍笔杆为美。

我曾经对自己的描述是：相声艺人、专栏作家、曲艺研究者、资深IT人。

我最早对自己的描述，也是现在网上最容易被搜到的是：徐德亮，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相声艺人、曲艺研究家。与郭德纲共创京城相声第一品牌“德云社”。被誉为曲艺界极传统与极现代结合的另类，“新文哏”相声的代表人物。做过编辑，做过记者，做过策划，做过演员，做过编导，做过特约撰稿人，做过自由职业者，搞过科研，写过小说，出过书，混迹于IT行业。

可见，越早的时候，我越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只想把自己吹得很牛——换句话说，越是才刚有点儿小名儿的时候，越是想给自己加上所有能加上的头衔，去吓唬别人。

小时候，我可不这样。我从小生在北京，长在南城。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南城是较穷较破，但生活气息浓重，而且是“北京味儿”最浓的一片地方。在这里，我本来应该变成一个十足的“胡同串子”才对，但是天生性格有点内向，让我从小到大，都只在心里过过当“胡同串子”的瘾，而表面上绝对都是好好学习听老师话的好学生。

当好学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安心学习，少挨打挨骂，还知道上进，能上好大学。只有在我是好学生而不是“胡同串子”的情况下，才会在高

中三年那么玩命——除了学习，放弃一切，包括健康——才最终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圆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在我的脑子里冒出来之后就生根发芽最后变得根深蒂固的梦想。就算是在北京，要从南城考上北大，也绝非易事，我丝毫不掩饰我的自豪。

但是当好学生也有很大的坏处，就是太死板、不知变通、固执，而且少了很多本应很多彩的生活经历——上大学的时候我给自己做过统计，从上初中以来，曾经喜欢过三十多个女同学，但一个都没追到过。事实上我是大四的下半学期才开始的人生第一次恋爱，还是我的那个初恋女友不知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鬼迷心窍主动追求的我。

现在回想一下，挺可乐的，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一直以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为很了不得的优点。大一上半学期，第一次大着胆子约女孩吃饭，很“抖机灵”地问人家：“你对抽烟怎么看呀？”在我心里，女孩子应该是很讨厌抽烟的，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展示我不抽烟这个优点。没想到人家说：“不反对。不过我很瞧不起为了多活两年而不敢抽烟的人。”

咣当一声，那个头发乱蓬蓬穿着校服戴着厚厚的大眼镜的好学生，摔在了地上。

当然，现在我也不觉得抽烟是好事，但每因劳累一根接一根地抽的时候，不太会想到多抽一根烟少活两分钟这个科学论断。

当好学生的另一个坏处就是，对社会没了解，工作能力和交际能力都太差。我上边列举的那些干过的事，往好了说，是经验丰富；往坏了说，

就是干嘛行都干不好，只能不停地转行。

学相声我也是好学生，我从七八岁学相声开始，一直到前几年，从来都是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练就怎么练，没有偷懒，也没有发挥，所以说了一二十年——还曾经号称过基本功扎实——基本没什么起色。

但无所谓，因为我一直拿相声当爱好。爱好嘛，就是兴趣，说好说坏，自己高兴就好——从这个思想根源上说，我可是一丝一毫都不“专业”。有一段时间我很排斥别人说我是说相声的，我称我自己是“八角鼓票友”。就算靠相声出了点儿小名儿以后，我也还努力地推销自己其他方面的身份，什么所谓专栏作家、资深 IT 人等。

专栏到现在为止才写了两三年，在 IT 公司只干过三四年的时间，最高才干到小公司的总监，什么“作家”，什么“资深”，屁，都是胡吹。人在没自信的时候，往往要给自己拉大旗做虎皮。

不过现在，我已经完全放弃了那些头衔，吓唬人是没用的；而且能被你那些头衔、经历吓唬住的人，其实吓唬他也没意义。

现在我依然住在北京南城，不过已经比我出生的地方更南了一些。有时晚上去园子说相声，过艺人的生活；每天在家看书写文章练书法，过文人的生活；偶尔上上报纸电视被粉丝们小小地崇拜一下，过名人的生活；平时养养猫喝喝茶闻闻鼻烟，过闲人的生活；要不就看看电影逗逗姑娘唱唱歌，过年轻人的生活。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幸福生活——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耍笔杆为美。

我曾参加某庆典的演出，那天晚上，后台人分外多。我正在低头准备节目，眼睛的余光忽然扫到两个美女——真的是美女，虽然谈不上天姿国色，也足有大众情人的资质——娇笑声声，在名人群众中穿花拂柳，格外引人注目，似是有点来头的人物。

后台就那么大块地儿，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来二去的，我和那两个美女就熟了——众所周知，我和美女一向是自来熟的——原来果真是有点来头的人物：其中一个著名网络女作家，另一个是她的女伴。

知道她的身份之后，我不由得又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身形妖娆，面若娇花，端地是个美人。于是更加没话找话。人家也配合，于是便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会儿。

当我提到我现在也是以“卖字儿”为生时，此人开玩笑道：“哟？还文学青年呐！”我们说相声的自然不会在嘴上吃亏，马上还言道：“是啊，赶不上美女作家啊！”之后我们相视大笑，几乎同时翻这个包袱：“这俩都不怎么样啊！”

散场回家之后，我想了想这件事。“文学青年”与“美女作家”，这两词儿都不应该算是什么贬义词汇，甚至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它们就算说不上是褒义词，最起码也应该有很强的褒义色彩，为什么真到了“写字儿

人”的圈子里，就成了不好的词儿了呢？

反正在我心里，“文学青年”这个词，虽然包含了纯真、热情、勇往直前的特质，但更代表着太感性、太冲动、太多愁善感、太酸文假醋、太标新立异……一千不好的意义。“文青”通常都是和“愤青”并提。在我看来，这都属于不好的词，虽然有很多人喜欢。

曾经有一个网友在 QQ 上跟我说：“我轻轻踩住你身后青春的尾巴。”我说：“你才有尾巴。”他说：“不，我说的不是你的尾巴，我说的是阳光洒在花园中那种绝望的浪漫。”我说：“你再不好好说话我抽你。”

大部分文青都希望别人说自己是文青，就像大部分愤青都愿意被人称作愤青一样。但也有一少部分文青会在被称作文青之后，像广大正常人一样反击道：“呸！你才文青呢！”

忘了说一句，我的 QQ 资料显示为“女”，这样才会有人跟我用这么重的文艺腔儿说话。我把 QQ 资料设为女，纯是为了好玩。我有时候在 MSN 上自称“红姐姐”，这也是出于好玩。我的不靠谱还不至于到同性恋的程度，但是如果你说我是双性恋，我倒不会说：“呸！你才是双呢！”

“美女作家”这个词儿更是出身不好——我坚信它是出版商为了制造卖点生造出来的。我听过一个美女文青跟我说过：“我想当美女作家。”而且那个女孩的文笔还相当不错。但是我坚信她成不了真正的作家——作家首先要思想，太过于关注自己是“美女”的人，成就不了深刻的思想。

总之，我不算文学青年，更不算美女作家。

我活了三十年，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儿活得明白了。

我这个岁数说这样的话有点儿找抽的意思——说这样的话的人最起码得过五十岁吧，五十知天命嘛。一脸皱纹的人对着还没有胡子茬儿的人吹牛“活到我这岁数才算什么都看明白了”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像我这样虽然也已经一脸皱纹刚到而立之年的人就宣称自己有点儿活明白了，是有点儿不让人信服。不过看看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干出确立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事儿的时候，不一定大。

王羲之写出《兰亭序》的时候，才33岁，你说他就算从娘胎里爬出来就练字，一共才练了几年？就让后世无数人穷尽一生的精力学它、临它、恨它——恨它为什么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平，让自己好像再写几生几世也写不到那个程度。想想无数年代中无数花白胡子写了一辈子书法的老头子，在一盏小豆油灯映照的窗下，拿着一个33岁的人随手写的一个草稿苦临，毕恭毕敬地称它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

风流冠绝古今的周瑜兄，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江东的最高军事统帅，孙策临死前对孙权说“外事不决问二十五岁的周瑜”——当然，这个“二十五岁”是我很不厚道地加上的；因为我25岁的时候，连工作都没准谱儿呢，人家已经能左右最高领导人了。周哥哥33岁独立领导了赤壁之战，确立了自己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不过，他36岁就病死了。按我的想法，他就算不死，也干不了比赤壁之战更牛的事，这种机会一辈子赶上一次，

已经是万幸了。

比他更牛的是在奴隶中长大的霍去病同学，18岁就率领八百精骑，远离主力部队，斩匈奴一千余人，被封为冠军侯。19岁封为骠骑将军，转战数千里，杀敌数万人，成了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战神。然而此后，他的军事成就更大，仅一个“牛”字是绝对形容不了的。关山飞渡，数立奇功，最终，22岁那年，率大军深入漠北，杀敌七八万人，在既没火车飞机又没无线通讯甚至可能连准确一点的地图都没有的情况下从西安一路奔袭到了贝加尔湖。自那以后，匈奴远遁，战无所战，所以如果他活到七老八十，可能他的人生顶峰也还在22岁——但我们不能假设历史，因为他24岁就病死了。

所以说，牛人不一定岁数大，固然岁数越大，见闻和经历越多，但对于变得更牛这件事，不但没什么帮助，反而有时候会有坏处。拿破仑26岁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司令官，35岁凭文治武功当上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是想不到46岁就会遭遇滑铁卢的吧。

上边这些字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不大，但已经有了“有点儿活得明白了”的可能。

但这样列举先贤往往会造成误解，就是我在自比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古人，我的本意当然不是这样，套句相声里的习语：我比那些古人？我也配！

时势造英雄，我说我活得有点明白了，恰恰是在于我明白了我一辈子